

文叢 1.

· 黄河出版社 ·

勝利以後

許傑



文叢之一

勝利以後

(短篇小說集)

許傑

版權
所有

文叢之一

勝利以後
(短篇小說集)

著者 許 傑

出版者 黃河出版社

總經售 黃河書店

上海黃河路八一號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滬第一版

目次

來客·····	一
勝利以後·····	二六
逃兵·····	八七
宿營·····	一二三

來客

生發大嫂坐在轎子裏，似乎聽見有人說『到了！』『到了！』的聲音，正想把頭伸出來看看，……後面的轎夫，便在轎槓上重重的一拍，前面的轎子，就立刻頃斜了下來。

她從轎子裏站了出來。這四天的轎子，實在早已把她的腰骨搖痛，兩腿發麻了；她覺得有些頭昏，就順手的扶住了轎門。後面她小嬸子所坐的轎子，這時也接着抬到了，她聽見了竹槓與竹椅子摩擦的聲音，立刻就回過頭來，只看見藍布的轎篷子在她的眼前驟然的下降，她覺得眼睛一眩，頭也有點兒昏暈。閉上眼睛，正好像坐過船的樣子，整個的身體，還感覺到一高一低，仍舊在轎子裏顛簸着。

她睜開了眼睛，知道她的小嬸子已經從轎槓上跨出來了，抬頭在看着這並不太窄小的一座石庫門的門牌。她也把眼光跟着移了過去，就在這大門的旁邊，那一塊寫着一長串大字的木牌，也被她看到了。

『大興縣縣政府駐樟辦事處，——是的，是的，你進去找王縣長。』小嬸比較年輕，她又念過兩年的初中，身體也健，又認得字，所以在一看到這塊木牌時，輕輕的念了一遍，立刻就這樣的吩咐着一名轎夫。

『王縣長不在家，』轎夫從大門裏出來，這樣的回話。

『另外還有什麼人在家嗎，你再去問問看！』小嬸再吩咐那名轎夫。她又走近了嫂，『怎麼樣，嫂子，你的臉色不好看，——我是說先到旅館裏住起來，再打發人來找的。要是找不着，倒不如——』

『縣長太太在打牌。』旁邊有一個小孩子說。

『縣長太太在打牌，』生發嫂想，『真的還有一位縣長太太的。可知謠傳的說

話並不說，二婦子的發急並不算多事，而振生這人的應該痛罵，也不算得過火了。」她想到這些，立刻又把一路在轎子裏抖着抖着的思想，都想了起來，想到自己丈夫生發的慘死，想起把大金一個人丟在家裏……很想一見到了振生，一下子就給他兩記耳光，和他相罵一場。她想起這些，自己的身子和兩手，也就有些顫抖了起來。

轎夫又出來了，後面跟着一個本地的女傭人。

『兩位客人是那裏來的喲？』張嫂有些妖里怪氣的說，『縣長不在家，太太在——』

『不管縣長在不在家，你是不是——』小婦子搶着說，但立刻又轉了口，『喂，轎夫，既然是縣長家裏，你給我們把東西搬進去。』

『那末，請問，兩位太太是縣長的親戚吧？』

『是的，我們是本家，我們剛從康縣來，』小婦子的說話，是很朗爽的。『這位是

縣長的大嫂子，縣長是我的二伯。」

她們帶來的行李，原就十分簡單。各人都只帶了一條墊轎的被頭，一隻裝着換洗的衣服以及梳洗用品的小箱，另外是幾個另碎的小紙包，共同裝在一隻網袋裏。

兩名轎夫，先把兩條被頭摺好，就這樣鬆散的捧了進去。張嫂走在前面，妖聲怪氣的喊，『太太太來了，太太太，和另外一個太太來了！』而生發嫂呢，她却跟在轎夫的後面，慢慢的走着。這裏是一座四合式的院子，上面是中堂，兩旁是兩個橫廳，下面却是一個倒廳，院子是四四方方的，被四面的走廊圍繞着，一律都密密的鋪着小石子，倒是掃得乾乾淨淨的。走廊上都面着磨光的石板，可以不走落屋簷下，在那裏便可兜一個圈子。這時已是下午三四點鐘，殘秋的太陽，已經顯出了一點黃黃的顏色，也不冷也不熱的斜照着院子的一角。她順着張嫂的方向看去，那邊正是一排向東的橫廳，三開間的門面，兩面兩個廂房，都裝上了明淨的玻璃。中間的一間，該是客堂了吧，八扇大門，都是開在那裏的，這中間却正歪斜的放着一張麻雀台子，

四位年輕的太太在安閑的打牌。『振生真的又娶了一位太太了，她到在這裏享樂！』她心裏這樣想着，同時也在估計，『要是二孀子也來了，看她又將怎樣？她平時慢騰騰，但性子急起來，却是大水也擋不住的。』

『什麼大太太二太太，你發了瘋吧！』正在打牌的縣長太太這樣痛斥着張嫂，但仍舊繼續着摸她的牌。

捧着被頭的轎夫，已跟着走進這所客廳，看看打牌的四位太太，（不，裏面是一位小姐的。）並沒有一個想起來招呼。他在房子裏轉了一轉，『這被頭放在那裏呢？』

『就放在茶几上面吧！』張嫂指一指那靠壁放着的孤另另的茶几。

『張嫂，那裏的什麼大太太喲？』

生發嫂已經走到了她的身邊。聽到這樣的說話，默默的呆着，似憤怒，也似感覺到有些尷尬，心頭就更加跳得利害。

她順着這個聲音，從側面的看了過去，先是看見一篷燙得亂蓬蓬的頭髮，頭髮下面是一張瘦削而尖尖的面孔，粉搨得很多，似乎也不見得怎樣的漂亮。她穿了一件短袖的印花單衣，兩隻臂膊也並不圓潤看樣子，大概是有二十六七的年紀了吧？不過，她手上戴着的兩隻金戒指和一隻金鐲子，却是特別引人注目的。靠着她的右手坐着的，看來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姐。坐在她的對方的呢，則是一位四十上下比較樸素的太太。這邊的一位，因為是背對着生發嫂了，所以她還看不到她的面目。生發嫂的眼光，在這四個人的頭上巡視了一下，想着這一位不曉得怎樣弄來的，竟然也做起什麼縣長太太來的莫明其妙的女人的態度，心頭就如受了極大的委曲，狄狄僕僕的跳了起來。她很懊悔二孀子說要同來，為什麼勸她不要來呢？

『是縣長的大嫂子吶！』張嫂替她回答着，『太太，你請坐，縣長就會來的。』她抽出一張檯子來。

『呵！是大嫂子！真對不起，我們還沒有見過呢！』對方的面孔頓然紅了起來。

『請坐請坐，縣長，振生出去了，到專員那裏去的，你坐一些，他就會來的。』

生發嫂並沒說什麼話，看着對方的神態，好像她的嘴巴很會說話，而面子又似乎很和氣似的。不過，她的這一雙眼睛，却是非常的伶俐，一飄一飄的，似乎不是平常的女人。生發嫂似乎有些窘，只是點了點頭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對方又坐下去了。說，『對不起，我打完這副牌，我們是自家人，不客氣！』

接着，小嬌也跟着第二次進來的轎夫進了。她看見大嫂冷清清的坐在那裏，心裏老大不高興。『那一位是縣長太太，我們的新二嫂子呀！我們是從家鄉千里迢迢的來的呢？怎麼新嫂子連招呼也不招呼的！』

縣長太太斜斜的把眼睛瞟了她一眼，却是仍舊坐着沒有起身。這小嬌在縣長太太的眼中看來，剪了頭髮，額後修得齊齊的，一張圓胖而紅潤的面孔，雖然也沒有搽上一點點的脂粉，但也並不怎樣的粗俗，頗像一個村野的女生。那位大嫂子倒有四十開外的年紀，面紋有點縐，顴骨很高，兩眼不大有神，兩頰瘦削，滿臉顯出了憔悴

和風塵。

『張嫂，你去叫阿標找縣長去，說是家裏來客；回來之後，趕快燒飯。』儼然的顯出了主婦的口氣，但也不回答小婦子的說話。

等到小婦子開發了轎夫的轎錢酒錢，打發走了轎夫，縣長太太的牌也打好了。『對不起呀，大嫂子！』她又指着小婦子問，『這位是那一位呢？』

『我嗎？振生是我的二伯，』小婦子搶着說，『我是第三份的，大嫂是大份。你呢，你是……是二伯的……』

『呵，呵，都是自家人，自家人！』縣長太太走進了左手的房間，連那幾位打牌的同伴走了，送也沒有送，只是讓那張斜放着的牌桌，桌上另亂的麻雀牌，靜靜的伴着這新來的兩位女客。

『等振生來，我要發作了，這又算什麼？』小婦輕輕的伏到大嫂的耳邊。『我們出了錢，讓他做縣長，自己却養着這樣的女人，在這裏享福。我不管了，等他一進來，我

就要向他分賬。明天回到家裏，把二嫂子弄送出來，和他吵一場，再告他個重婚罪，二嫂子雖則身體不大好，但我們爲什麼勸她不要來呢？二嫂子來，和他鬧一場，給他縣長做不成，大家完蛋了，也來得痛快。看她這臭架子也搭不成。」

『太太，我叫阿標去叫去了。』

縣長太太聽見張嫂的聲音，從房裏走了出來。『真對不起，大嫂子，小嫂子，我還沒有回過家鄉，所以連自己的親嫂子還沒有見過。』她的臉孔紅一陣青一陣的。說着，又對張嫂說，『張嫂，你去早些燒飯去。——呵，大嫂子剛從轎子裏下來，還沒吃點心吧，肚子要餓的，你可去燒一點點心來……』

外面有皮鞋的聲音，王振生已經從外面進來。

『呵，二哥！』大嫂子叫了一聲，好像受了什麼委曲似的，立刻就心裏一酸，眼圈一紅，兩泡眼淚水就頓時的滾了下來。好像剛才所想的那些要說的說話，完全隱避開去了一樣。

『大哥被土匪捉去，過了邊，振西又把一隻腿跌壞了，老是睏在床上，』小嬌子立刻就接着說。『家裏沒有人，地方上又亂，一封信一封信寫給你，又不見你的回信。並且，信又不好寄，說是東洋人要查的。二哥，你做了縣長了，生活過得很好吧，你倒在這裏享福，你那裏知道，家裏的家破人亡，却是爲的你做了縣長呢！』

王振生覺得這伶俐的口齒，有些怕人。他嘆了一口氣，『唉！大嫂！大哥是怎樣死的，我還不大清楚，怎麼又和我做縣長有關係？』

大嫂並沒有回答，但她却竟然析析率率的哭出聲來了。

『這不是很簡單？』小嬌子說：『他們說你做縣長，是貪污，大哥和振西，是你的兄弟，是土劣，又是地主。他們說你縣長做得太好了！他們要懲治貪污，就打擊土劣，要借糧，也要捉人……』

『呵！』

『他們來綁票，振西沒有被抓去，但却跌壞了腿，大哥就給抓去了。是六月十四

那一天的晚上，」

「既然是綁票，他的目的就是錢，我們沒有錢，還不就算了，大哥又是怎樣死的呢，是撕票嗎？」

「並不是的，他們說是懲治貪污，當晚就給打了兩槍。就在我們的村外，那株大樟樹的下面，拍拍的兩槍，我們都聽見的……」

大嫂子好像自己也被拍拍的打了兩槍一樣，竟然大聲的哭了起來。但王振生還是沉默着。

「你做得好縣長，你做了縣長，我們並沒有叨到什麼光，振西把腳骨跌斷了，躺在床上沒有錢來醫。我們的錢，都湊給你做本錢了，手裏一個「活子」也沒有，田又沒有人買，賣不出去。我們還不坐着等死？寄寄信給你，你是貴人了，連一個字也沒有回。」

「總之這些都是命，但我們要向你來算賬。你做了四五個月的縣長，你應該把

所有賺來的錢，三家來均分，這是你自己說過的。大金現在還小着，振西也躺在床上，不曉得什麼時候會好起來。——想來是要終生殘廢了的，就是好起來的話。

「你把本錢還了我們，你把賺來的錢也分給我們，此後你做你的縣長，無論你怎樣貪污枉法，怎樣的刮地皮，發了多少大財，我們都可以不管，聽你們自己去享樂去。——不過，哈哈，二哥二嫂子在家裏，她是性急的人，要是急出命來，我們是不管的。」

這一大篇的爽朗的說話，逼得王振生立在那裏，連一句也說不出口。

「我們是女人，大嫂又不大會說話，只是在家裏空發急。總之，千句并作一句話，你把做縣長的本錢還了我們，把賺頭拿出來平分了。我們是什麼話也沒有，明天就走路。」

「好吧，我做了幾個月的縣長，生活還是很苦的，但是小婦子，你剛到，耐一些吧，路上也辛苦了，我們得慢慢的設法，過去的事情，談起來也不好聽，你們先休息幾天，

在這裏玩玩吧！

「玩，你說我們還有心思玩的？我們不像你們男人，把家裏的人丟開去，自己在外面討小老婆享樂。二哥，你趕快吧，我們是要走的，家裏有小人，也有病人。」

縣長太太原來就一直立在旁邊聽着的。她開始聽到這些家庭的故事，雖然也覺得有些緊張，有些同情，對於自己的丈夫，也不無一些懷疑，但這多事不干己，倒也並不發生怎樣的一種明顯的感覺。等到聽見這位小嬸用冷嘲的口吻說出二嫂子的話時，她心裏已經怔了一怔，但還因為聽得並不怎樣的清楚，而對方的說話，又是流水一般的直滾下來，她也沒有什麼插口的機會。及到她聽見對方說出什麼小老婆來了，她才覺得中了一枝飛槍似的，心頭一痛，就插起嘴來了。

「這是怎麼說的，小嬸子！她搶上一步：『你怎麼出口傷人呢？』她又回過頭來，一手扭住了振生的肩膀，狠命的把他搖動着。『振生，這是怎麼說的，你說，你說，我是嫁給你做小的嗎？你對我說，你的老婆已經死了……』」